

1987年进入北京人艺的濮存昕,在最初几年一直顶着“没人艺的槽”的批评。

1991年,于是之院长把《海鸥》的男主角给了他,还请来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虽然濮存昕格外珍惜机会,但最终天不遂人愿,科斯佳的角色成了他的心结。十年后站在金鹰奖颁奖台上,他恍惚间看到折翅的海鸥,想起还想飞翔的妮娜。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丰富,加之观摩了国内外几个版本的话剧《海鸥》,濮存昕逐渐理解了作家的写作冲动——契诃夫极力在舞台上既表现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又表现生活的单调和平淡。年近七十的濮存昕决定以导演的身份为这部话剧经典完成“一次舞台习作”。

2023年5月1日,濮存昕导演版《海鸥》在曹禺剧场首演。演员阵容的年轻不禁令人想到丹钦科对于《海鸥》角色的理解。他强调这个伟大的剧本需要有才能的演员,但未必是有经验的演员,《海鸥》在亚历山德拉剧院的失利就是佐证,而妮娜、科斯佳这些角色“首先必须是青春焕发。最好不必有经验,但是必须年轻。”濮存昕不仅大胆起用年轻演员,而且没有像惯常那样请专家讲解社会背景、分析剧本,目的是预防演员理性地想



鱼腥草的夏天 (插画) 默音

十年前,女儿有友2岁,我把微博里小家伙两年的成长故事,做成了一本独一无二的小书,然后就转战到了当时刚兴起的微信朋友圈。那年2月,我发了第一条微信朋友圈,照片里,小小的有友爬在餐桌上,拿了一块抹布擦桌子,我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爱劳动的娃,不知长大后,爱不爱劳动。”微信朋友圈只有好友能见,从此,我就把它当作小日记。这本小日记,记下的不只有我,更多的,是有友和她的小伙伴的成长,当然,也有他们陪着我继续长大的故事。

看我的朋友圈的人都知道,我爱晒娃。是的,我爱记下他们成长路上每一个闪光的时刻。在他们长大后的某一天,或许他们已经忘了自己曾拿过这些大小奖,当过这些小干部,但在我眼里,这些不是得意一时的经历,而是会影响一生的。有友第一次当选大队长是小学二年级时,我给她拍了戴上三条杠的大特写,记下了这样一段:“三条杠,你

濮存昕的《海鸥》

柏英

象角色。濮存昕不忘曹禺先生的话“性格哪有个性儿”。他这次导演的工作重点就是让演员们在解读剧本的过程中理解剧情,运用自己的生命能量塑造角色,既让演员们焕发个人天性,又让角色支配他们的表演。于是我们看到,在5月1日的曹禺剧场,这些年轻演员的表演基本体现了契诃夫在《海鸥》中试验的戏剧改革主张,舞台上的一切“像生活里那样,既复杂又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最初构思《海鸥》时特别强调“湖上的景色”,除了海鸥,这也是个重要的象征。三个女角色和六个男角色在四幕剧中的表演渐渐揭示出,那“湖上的景色”是除妮娜外所有人困在原地的借口,是他们无法实现理想的羁绊:22岁的玛莎爱而无果,后选择了“给生活挂孝”,玛莎的父母心照不宣、貌合神离,玛莎的丈夫张口闭口全是抱怨,25岁的科斯佳需要一再通过别人验证自己的价值,时而43岁时而32岁的伊琳娜不能直面儿子揭穿她的生活真相,特里果林幻想成为超

越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家,他把失败归咎于“生活在一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50岁的多尔恩觉得“重新生活一遍可太晚了”,整天像醉鬼的彼得鲁沙年轻时仅有两个愿望却一个也没达成,晚年一直不喜欢乡村却一天也没有离开。他们在放逐自我的同时又又在彼此伤害、互相牵制。

经过层层铺垫,当海鸥最后出现在舞台上,它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个人的姿态——彼得鲁沙、玛莎等人是根本没有起飞的海鸥,一生中没有任何一次“振翅”的机会,伊琳娜、特里果林、科斯佳等人是受伤程度不同的海鸥,他们或残缺或变形的“翅膀”可怜又可叹,他们所有人的症

结都在于“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意志”。直到结尾,《海鸥》之所以是喜剧的秘密才揭晓——有一只海鸥终于跳出那片美丽的湖振翅高飞,那就是妮娜!为了成为作家或者演员,她忍受了至亲肉体的仇恨,忍受了贫穷和幻想的毁灭,忍受了寒冷和饥饿,忍受了知道自己不成熟的痛苦,忍受了对自己不满意痛苦,更重要的是,她明白了生命的真谛不在于光芒,也不在于名声,而在于明白自己的使命、找到自己的道路。当所有人都倒下,唯有妮娜背负着十字架,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1897年,丹钦科意识到表演性对于《海鸥》的成败至关重要。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演员们以精湛的表演释放了潜藏在每一个人物体内的悲剧,妙不可言地塑造了人物心灵,他们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牢牢地吸引了观众。濮存昕导演的《海鸥》准确表达了契诃夫赋予这个剧本的喜剧性,他说:“我尊重每个人物爱恨情仇的心理困境,人人都像展不起翅膀的海鸥,但终有一只要飞翔。”

一百多年前《海鸥》第一次演出成功后,女主角科米萨热夫斯卡雅说:“《海鸥》是活生生的,它遭受折磨,可是它信心满怀,让许多人都充满信心。”

好,希望你好好读书,好好锻炼能力,多为大家做事。”有友没有辜负这段话,每年都是三条杠,当然我也年年给她拍,每次都在圈里写一段鼓励她的话。今年5月,她当选静安区红领巾理事会后,我写下了:陈理事,要争做好队员哦。当然,两个孩子偶尔把我气得半死的时候,那时,我就翻翻以前的朋友圈,看看可爱的他们,看看高光时刻的他们,气也顿时消了。

这本成长日记里,有些照片是雷打不动必拍、必发的,比如每年的生日,或是每学期的开学第一天。从有友上幼儿园开始,一年两次开学,我站在校门口,看着她从稚气未脱,到戴上绿领巾、红领巾……弟弟上幼儿园后,早上两人一起出门,在校门口,也要手拉手一起拍一张。前不久,幼儿园大班的弟弟要做毕业册留念,我想到一定要加上这三

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金红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面,照到船头。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读着,读着,一位美丽而慈祥的老人哽咽了,脸上被思念的泪水浸湿,她就是著名导演吴贻弓先生的夫人张文蓉老师。这首诗来自小说《城南旧事》,是吴贻弓儿子吴天戈导演特意在黑板上抄写,挂在墙上。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永乐会客厅,位于安福路322号的二楼,起名“城南旧室”,是为了纪念上海永乐影视股份第一位董事长吴贻弓先生。

在城南旧室的壁炉上摆着一个镜框,里面白底黑字,写着“上海电影万岁”几个字,日期2019年5月24日,是吴贻弓先生在病榻上艰难写下的寄语。他心系自己付出一生的事业,寄托无限的情思与希望。吴先生作为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始人之一,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还记得1993年,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影城拉开序幕,次年被列为国际A类电影节。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见证了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电影的青春,在上海度过

雷勒斯·弗莱彻是美国营养学的革新者,主张吞咽食物前彻底咀嚼(至少32下)直至液化,以便完美吸收食物营养,避免肥胖。这一怪招曾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风行一时。得了“伟大咀嚼者”雅号的弗莱彻有句名言:自然会惩戒那些不细嚼慢咽的人。而其姓氏竟变身为一个德语动词fletschern,意即“细嚼慢咽”。

弗莱彻主义之风吹到布拉格老城卡夫卡的餐桌上。据卡夫卡留下的书信,他在1920年去意大利梅拉诺入住一家疗养旅馆时,要求老板娘为他单独安排餐桌,为的就是不受干扰地“弗莱彻咀嚼”,他自然不想同桌人像他父亲那样投来异样的眼光。

卡夫卡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在家里的餐桌边,“他顶着父亲鄙视的目光,从一大堆碗盘里专挑些酸奶、坚果、栗子、枣子、无花果、葡萄、扁桃仁、葡萄干、香蕉、橙子之类昂贵的点



心水果吃,再加点全麦面包就算一餐了”(《关键岁月》第一章)。1914年复活节,卡夫卡与菲莉丝·鲍尔的订婚典礼在柏林举行,菲莉丝家人特地做了美味的烤肉,盘子端到卡夫卡面前,他碰也没碰一下。卡夫卡喜欢开着窗户睡觉,晚上一定要裸身做十分钟穆勒体操,从26岁起几乎坚持了一辈子。其实说“怪”也不怪,这一切都和卡夫卡自青年时代开始的对“自然疗法”的虔信有关,他甚至梦想建立一个自然疗法协会。而这信仰的大背景则是源自19世纪后期发轫于德国的“生活改革运动”,它旨在通过运动、改善饮食、亲近自然等方式鼓励市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下过上更健康更自然的生活。这一点在《卡夫卡传:早年》第十八章多有叙述。卡夫卡的饮食习惯与此相关,而在另一方面,他也拒斥药物和疫苗,甚至对整个西医都持怀疑态度,即使一生饱受头痛、失眠、神经

年开学第一天的照片。翻找朋友圈,看到了小友三年三张开学的照片:小班的9月1日,吃饭困难户的嘴里,早饭还含在嘴里。中班开学时,在饱受了两个月的暑假“摧残”后,我记下了“神兽归笼,但他们兴奋得连早饭都吃不下了。”大班开始,弟弟淡定多了,站在校门口拍照,就像个大小孩。这三张照片,收入了弟弟的毕业册,等他长大后再看,一定是美好的回忆。

我的小日记

丛歌

了传奇而浪漫的光阴:第一首电影插曲诞生、第一部有声电影出现、第一部获国际奖项的故事片……

吴贻弓的学生,后曾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江平导演清晰地记得:“意大利国宝级女演员蒙菲亚·罗兰就是看了《城南旧事》电影录像后,由衷钦佩吴导,决定作为嘉宾来参加首届上海国际

安福路上的“城南旧室”

周培元

电影节”。

靠墙的两张老旧藤椅很醒目。在圆茶几上,有著名导演吴永刚与吴贻弓的照片。照片之间有张小纸条,上写:“吴永刚与吴贻弓曾坐在这对藤椅上,讨论《巴山夜雨》创作思路”。1980年,吴永刚担任影片《巴山夜雨》的总导演,在物色影片执行导演时,他专门看了吴贻弓的处女作《我的小花猫》,很是欣赏。两人合导的《巴山夜雨》非常成功,获得当年金鸡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上海影评学会会长朱枫告诉我,这温馨的小室有很多有故事的物件,其中一件珍贵的展品是上海影评学会在2005年6月颁给吴贻弓导演的上海电影杰出贡献奖

杯,由吴导家人捐赠。

安福路322号,是近100岁、西班牙风格的三层花园住宅。现在一楼是朱会长和朋友们打造的电影时光书店,最近在展出中外动画电影邮票。这幅建筑,要进入园区才可望见。与热闹的安福路街面相比,电影时光书店是值得来看一个展览、听一场电影讲座、坐下来喝杯咖啡的文艺之所。

三十年寒往暑来,三十载春华秋实,对广大影迷而言,上海国际电影节早已成为一个“全民的节日”,是文化的盛宴,是城市的名片,是加深人与人理解的桥梁,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舞台。

坐在沙发上,翻着吴贻弓先生纪念相册,感叹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与他有关的这些“旧事”已融于上海这座城市,伴随着他的作品,为我们留下精彩的记忆!眼前浮现出吴先生在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获颁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并发表激情洋溢感言的场景。当他讲完“电影万岁”几个字后,台下许多导演、艺术家都流下热泪,并鼓掌向吴导致敬。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此时,耳边又回响起《送别》这首歌。

紧张之苦,也拒服药片。而卡夫卡那些源自自然疗法的习惯,据施塔赫所言,使其在内心获得一种“自主性”,缓解了他的焦灼感,对写作无疑也有助益。但有趣的是,卡夫卡

卡夫卡养生

程卫平

笔下的人物没有素食主义者,没有自然疗法的信徒。走上文学之路的卡夫卡经常日夜颠倒,作息很难说是符合现代养生之道的。到他1922年退休之前,他基本维持着这样的时间表:“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或两点半在办公室上班,午餐吃到两点或四点半,然后上床睡觉,睡到晚上八点半,起来……做十分钟体操,然后独自散步一小时……回家吃晚饭……十一点半(经常也在十二点半)开始写作,看精力、兴趣和运气,一直写到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有一次写到了早上六点。”(1912年写给菲莉丝的信)

卡夫卡给人的印象是忧郁、消沉、颓丧、羸弱。实际上他是个爱笑、颇有幽默感的人。他对菲莉丝

说:“我是出了名的爱大笑之人,这方面我以前比现在还要疯狂得多”。他虽然话不多,但朋友也不少,而且很有女人缘;他的生活并不消极,对运动不乏热情,在同时代知名德语作家中完全算得上“运动达人”。他最喜欢的运动是划船,在布拉格的“市民游泳学校”停了一艘卡夫卡自己的皮划艇,从那里出发,卡夫卡经常沿着伏尔塔瓦河四处转悠。外出疗养,山水之间,他最爱泛舟湖上。说到拿手项目非游泳莫属。小时候,卡夫卡跟在父亲后面去“市民游泳学校”游泳,他身板小,面对高大魁梧的父亲颇感自卑,但在技术上他很快超越了父亲那平庸的水平,且耐力过人。

卡夫卡在1920年的一份手稿中描绘了一个“运动员”白日梦:“我在奥运会上打破了游泳世界纪录!可以想象,那一年,离他不远的安特卫普夏季奥运会大约也让他心驰神往吧。卡夫卡也骑马、打网球,只是没那么热衷而已。徒步是卡夫卡的另一爱好,他在布拉格周边漫步,一走常常几个小时。但是大个子卡夫卡对自己的身体向来不自信,跟他的“血亲”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有疑病症的倾向,不同的是,卡夫卡在作品里展现了更多的“身体性”。他一直觉得自己太瘦太弱,瘦是真的,说“弱”则有点夸大,毕竟他在1913年给菲莉丝的信中称“曾以为自己永不会感冒”。1917年是卡夫卡的灾祸之年,他在这一年染上可怕的肺结核,1918年又没有逃过西班牙流感疫情,身体从此每况愈下。

假期旅行、偶尔胡闹、学艺路上,都是这本小日记里的关键词。微信朋友圈的衍生品是视频号,我给自己的视频取名“双友记”,用视频记录两个无敌小可爱的生活。有友、小友和外婆用上海话说的二十四节气、小友练琴、撒欢的娃娃、有友讲故事、小友讲故事,关于两娃,我有说不完的话。当然,这本日记里,除了他们的生活,我也记下了他们伴我继续成长的琐事,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当个比较称职的妈妈,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如何培养娃的爱好和发展我的爱好。开心时,我也会在圈里欣喜;烦恼时,吐槽也是有的。但朋友圈万变不离其宗,总离不开晒,我大概算是个不低调的人,心里藏不住的话,全记在了朋友圈,记在了我的这本小日记里。

十日谈

我的微信朋友圈 责编:殷健灵

每天在朋友圈记录自己的生活,也让我的感官更加敏锐。请看明日日本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